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 起初元元年盡永光二年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謚法行義悅民曰元 在位十六年改元四初元五永光五建昭五竟寧一

癸酉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於杜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嚴註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十五里樂游原許后陵亦在焉 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 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 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 貲不滿千錢者賦貸

種食賦給與之也種食者或爲種子或爲食用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産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文穎曰戴侯許廣漢余按廣漢先坐腐刑及薨無後今以嘉紹封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吉字子陽瑯琊皋虞人也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少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屢諫王不聽宣帝立用爲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郲九折阪（邛郲音窮來）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
自免去復徵爲諫大夫宣帝謂其言迂闊遂謝病歸琅邪吉兼通
五經能爲騶氏春秋而專以詩論語教授諸生爲後學所宗禹初
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太守所責免冠謝太守令復冠
禹曰冠一免安可復也遂去官歸至是復徵乃起上數虛己問之
以政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
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
共之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衣綈履革（綈音提）
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
效衣服履絝刀劍（絝即袴字音庫）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

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其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笥音四縰音徙又音洒與纚同縰即紗字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天下之民所謂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漢制天子晏駕後宮送葬因留奉陵寢）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

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舍置也獵置之其餘皆廢去　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太僕掌輿馬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輅軨騎馬騊駼大廄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食獸屬焉師古曰繕補也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與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爲是宣帝元康二年棄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甲戌初元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

宏恭（宏姓也）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白奏也決斷也）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者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

堪補註觀意作示霸以所以之章先示所以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欲爲倏勝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績然後已乎○撫者規當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前將軍謂望之也望之聞之以問恭顯恭顯恐望之自訟漫言應之而已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謂史高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下堪更生獄後上覆召三人左右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補註曰下獄者此罪中生而已蕭望之傳非欠分明今從劉向傳補明之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中生爲宗正九卿也周堪爲光祿大夫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宣帝五鳳二年蕭望之爲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爲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議當者志○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

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爲淸河王考異曰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衆考異曰劉向傳云二月地大震今從元紀 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爲王宣帝五鳳四年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 水衡禁圃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圃等九官令丞 宜春下苑孟康曰宜春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 少府佽飛外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爲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如淳曰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佽飛荊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以名官○佽音次 嚴籞池田晉灼曰嚴籞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 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驁爲皇太子 客星見昴卷舌閒上感悟下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

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秋七月己酉地復震下詔求直言中郎翼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一歲而地再震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於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奢僭過度甚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

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為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曰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明矣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更生羅註出此說之二月之地震恭顯必委罪於望之等三人故此表云然但史失於紀載耳　前宏恭奏望之等決獄二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此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

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誣罔不道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豈伋所引者即此詩乎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宏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徼循京師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

隸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朱雲字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遂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底致也）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

傷並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二年在海中洲上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苦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閒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　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爲主環山列置諸縣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也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之時待詔金馬門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

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改正）類字通鑑作物字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衣裳始為稱號也王充論衡作越常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志曰吳孫皓置九德郡周時越裳氏地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哭于路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悁忿也憂也詩中心悁悁又忿躁貌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
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
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荊之南去京師萬里駱越之人今安南之地古之駱越也珠厓蓋亦駱越地宋白曰高貴二州亦古駱越地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范成大曰今邕管溪峒及[illegible]海黎峒飲器貧富以銀錫陶器或大瓢盛水入鼻拜山薑汁數滴器嘴有竅施管如瓶嘴內鼻中吸水升腦下入咽吸水時含魚肉鮓一臠故水得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謂涼腦快膈莫此若但可飲水或傳為飲酒非也與禽獸無異本不
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
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海中有珠池珠母者蚌也
採珠必發丁皆居海艦中以大舶環池深淺以石懸大絙別以小
繩繫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

生然而况于探求者亦多矣况我太祖皇帝所以罷[illegible]氏蜀川郡
也緬古曰犀狀如牛頭如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
又有小角刻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
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
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
雞啄驚去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云犀出永
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爲上郭璞爾雅注曰犀三角一在頂
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小而不橢瑇瑁如蟕其甲
相覆而生背甲然甲上有斑文〇
瑇瑁音代妹蟕音觽上音觽亦音更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撼威其民
雋猶魚鱉何足食也臣竊以往者羌戎言之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發師
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
禁錢續之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
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少府掌山
林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應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
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
也
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
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

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乙亥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王制冢宰制國用祀以年之豐耗祭用數之仂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薦宜有不備者矣○仂音勒十分之一也況乎避不嫌之辱哉嫌當讀作慊慊之爲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便處者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不欲勿彊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貢禹奉以其言驗更上疏言祀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爲違古制且勸上還都洛陽上不用　旱　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長沙煬王旦定王發之六世孫初元元年薨無後今立其弟紹封）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繇音徭）　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是歲上復擢周

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騫之孫也

丙子初元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丁丑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文穎曰姬延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子南君奉周祀師古曰承休侯國在穎川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於參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祭祀寬猶之事非遊田者也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角抵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三年齊三服官北假田官晉灼曰闕[illegible]按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酈道元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鹽鐵官

常平倉（武帝置鹽鐵官 宣帝置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今不限員數以廣學者後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其言曰古者民無賦算口錢起於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

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稅租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胼胝音駢支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于農復古道便又言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
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
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
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
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使居大位
故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
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
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
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
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
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仕不得眞賢相守

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郅支遣子入侍見上卷宣帝甘露元年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谷姓也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

獸心加無道於臣則罪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郅支單于庭也上許焉既至郅支罪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宣帝黃龍元年郅支都堅昆郅支素恐補注郅支素恐者恐近漢而爲其所伐也又怨烏孫怨烏孫事亦見上卷黃龍元年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

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産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西域傳烏孫國治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地五千里若曰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此已抵其國都不當云西邊也陳湯傳作且千里當從之匡衡者東海人也祖父世為農夫至衡好學家貧苦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光以讀書邑有大姓多藏書衡乃與之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足矣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長於詩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來叶釐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射策甲科補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說樂陵侯史高曰以將軍之莅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

將軍誠召問莫府學士翕然歸仁矣高乃薦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　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廣德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蕭望之數與論議器之薦其經行宜充本朝累遷爲長信少府遂代貢禹之任廣德爲人溫雅有蘊藉及爲三公能直言諫諍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

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 四月日色青白無景正中時有景無光至九月日乃有光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酎音宙 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以見死傷犯於齋潔不得入廟祠也 上不悅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免辛亥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荀紀七月己未高免薛廣德以月蝕以歲惡民流乞骸骨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知孰是故皆沒不書 廣德歸

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爲榮　帝之爲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闕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衞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接平昌侯王無故之子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謂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師古曰韶舜樂名也簫管之屬示其備也九成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於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王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來牟來牟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卒崩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加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illegible]

上書遂詣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舛音喘刺音辣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臣退而善政還矣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雖堅尚可轉移己志須確執[illegible]不傾過于石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

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孔穎達曰流謂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爲飛書以誣毀若今之匿名書因飛文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則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詩小旻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疾之意也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

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漢人謂同州鄉而居者爲州里見衆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剛直特立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法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迫馳車去自歸于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乃上書曰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于君隱公慈而殺于弟叔武弟而殺于兄夫以四子之行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上終不用其言在

位者還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繫治人為不順天時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槐里周之犬邱秦曰廢邱高帝二年改曰槐里屬右扶風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

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興言得實則興不肖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字君房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前漢志曰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爲中書令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疑所任政務也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

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爲中山王　先是上遣韓昌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至塞下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又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於約束乃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以盟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爲一家世世無得相詐相攻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至是單于竟

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永光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爲丞相復封扶陽侯右扶風鄭宏爲御史大夫初元成之嗣封扶陽也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元成與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且自厲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至是當封得復舊國元成又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初賢以明經爲相至元成復以明經繼父位故鄒魯之閒爲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臣衡時以博士給事中　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

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楨幹版築之具題曰楨旁曰幹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和柔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

崇禮百僚敦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之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孟康曰靜者謂地震也明者謂日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淑善也問名也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約法三章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於秦高祖既并天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爲永制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音三又音撥姐音紫詔召丞相韋元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

鼎齋摸

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賢按調漢書作斛莊公斛推也推脩子云內得斛車而脩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貢曰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

人騎以將屯爲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所不云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爲右軍屯白石韓昌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昭任時宮以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也弋陽侯屬汝南郡應劭曰弋山在西北）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罷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詔能吏士願留屯田備要害處（要害者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是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師古曰考京房易傳曰君吝于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二十一 起永光三年盡竟寧元年凡六年

孝元皇帝下

庚辰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爲濟陽王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　秋七月

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

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罷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事見上卷初元五年

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辛巳永光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拜堪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韋元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以悼考廟終為七廟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侯故以為不應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至是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奏議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者宜勿復修奏可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 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以其地界屬三輔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 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 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離別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非久長之策也今所爲初陵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搖動之心

壬午永光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大獵　十二月韋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皇考廟乃悼皇考廟也宣帝之父於元帝為祖故曰親未盡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寵也逾於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

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遵先王之法制揚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舊守詩學此必詩傳之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陽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補註禮冠義曰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注云阼主階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禮醴重而醮輕不醴則不爲改冠又冠當醴之）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宴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初，武帝既塞宣房，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此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勃海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宋白曰：屯氏河漢末絕，隋復疏，即今衞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原自衞輝府衞縣東北流，至臨淸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淸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縣淸漢志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按唐德州高唐縣，漢靈縣地，鳴犢河在縣西。宋白曰：魏州夏津縣，本漢靈縣地，漢初爲鄃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改爲夏津縣。靈縣鳴犢口在高唐州南三十五里。○鄃，音輸。

建昭元年（癸未）春，正月，戊辰，隕石於梁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　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河間獻王之來孫也。　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與馮倢伃有隙爲後傅太后譖殺中山馮太后張本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甲申建昭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董正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洪适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消與京君於此碑以焦贛爲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註謂焦今譙縣若是則焦譙可以通用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溫寒爲候孟康曰分卦值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

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其時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師古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丞尉負其罪率相準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一州故曰部刺史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

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道言也考異曰啟真改殿學士孫亢得所新鐫工爲

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告大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導之熟不可啟覺也藐藐然不入也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藐音邈孝元之謂矣

止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補註魏郡即今河南之彰德府）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猶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

蒙如塵雲臣私辟及親茲霧因辟厥異蒙大臣聚小臣茲謂被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晝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孟康註房以消息卦爲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上大夫覆陽者曰是侯之師古曰覆掩蔽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以辛巳蒙氣占己卯庚辰二日也房未發上已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陽平侯王禁之子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法者房占候之法著之於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昔秦時趙高

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陝縣屬宏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為石顯所陷誅死初淮陽王欽舅張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

用房議而蔽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無補於民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甚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而淮陽王實無意求入朝也博欲從王求金錢而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責音債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大人者

王母張倢伃之母也時倢伃已卒王獨奉養外祖母於國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省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守墳墓不徙故王恨之而節其所賜及聞光語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諂語稱盛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心於大王大王柰何恬然不求入朝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曰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

誠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王得書喜說復報以書曰
爲假貸二百萬博遂與王謀許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
五百斤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
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外家亦將富貴何
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復報博書曰子高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子貢之辯卞莊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其端緒願卒成之
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
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乃遣房與
博兄弟三人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使諫大夫王
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毁
政治謗訕天子以諂惑王所言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予金錢

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於是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纍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博與房皆棄市妻子徙邊鄭宏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班固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勝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之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

吏夏侯因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譏刺構怨强臣罪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中書令石顯筦尙書尙書五人皆其黨也光祿大夫周堪雖領尙書事希得進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卒（瘖音喑）顯誣譖太中大夫張猛令自殺於公車（釋道上條事通鑑原置之永光四年六月戊寅日有食之然按令年京房爲考功課吏法堪猛初言不可後善之乃知堪卒在京房殺後故移置之於此）御史中丞陳咸丞數毀顯顯銜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丞相韋元成言其狀咸在上前聞之以語雲教令上書自訟顯乃奏咸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掠治減死髡爲城旦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

纍重積也若若長貌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將命日使諸官諸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訾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

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如譖望之矣薦貢禹事書在譖殺京房陷陳咸之前故以初字發語　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此昭帝上官后也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

乙酉建昭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元成薨元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秋七月以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　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延壽爲人多力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試弁爲期門弁手搏也期門天子左右親軍也以材力愛幸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丐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延壽俱出西域郅支單于旣寄居康居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郅支皆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目屢破烏孫兵故乘勝氣而驕也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康居王以女妻郅支事見上卷初元五年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都賴郅支水名余謂都賴水在康居國郅支城旁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之物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殺谷吉見上初元五年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爲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

既領外國遂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即屯田車師者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時已稱天子爲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按湯傳益置揚威合騎白虎之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溫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分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畜音作去聲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

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

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中人，木城中人也。）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鉦，鐃也，其狀似鈴。杜佑曰：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曰鉦。○鉦音征，鐲音濁。）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室也。）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爲軍候而假丞也。）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王領兵共圍郅支單于者也。）

〔丙戌〕建昭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晉灼曰槀街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客館也又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禮記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骼音格胔音恣）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三月雨雪燕多死　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藍田縣屬京兆水經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過霸陵縣西北流注於渭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

丁亥建昭五年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壬申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爲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永光四年罷園廟　是歲徙濟陽王康爲山陽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喜者以郅支既誅而已無後患也懼者以漢威强懼復得罪而

滅亡姊郅支也上書願入朝

戊子竟寧元年應劭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寧故以冠元也師古曰據如應說竟讀爲境古之別字竟境實同但詔云長無兵革之事竟者終極之言言永永安寧也既無兵革中外安寧豈止境上若依本字而讀義更宏通也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等補註昭君名嬙○嬙音牆賜單于時帝後宮多不得徧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昭君恃其姿容志不苟求畫工毛延壽遂毀爲其狀故不得召見數歲不見御昭君積悲怨及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乃自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帝召五女賜之昭君豐容靚飾光照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因窮按畫工棄延壽於市單于既得昭君雖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徼境也小路也循察也隧師古曰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事見二十

（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險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譏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

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師古曰謂築塞者不盡皆土垣也或因山之巖石而築之或因木柴之僵落而築之或因谿谷之險水門之處稍稍平治以爲內外之防故曰功費久遠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壹切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有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

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
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謝曰愚
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
歸漢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
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歸單于庭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
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

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甯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譚者逡修敕宜侍帷幄（逡音津）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專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

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府爲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然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野王曾爲隴西太守以治行高第爲左馮翊其弟立代爲太守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蹤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以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止舍離鄉亭者謂稍于野也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又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

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及爲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供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爇卽然字）信臣以爲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初中書令石顯管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闌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過道上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

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逆迎也）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書曰（帝初即位劉向爲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郅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爲三重）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昆山猶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昭明謂顯功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

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言車徒旣衆且盛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荊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嘽音坦焞音推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吉甫尹吉甫也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求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世子於首止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四年）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三年）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神爵二年）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者不禁止令得出入也縣讀曰懸）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向卽更生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臣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爲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云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

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抄車眾用師則搴世寡計勝則搴世爲功于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生事同延壽制地封而搴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穀梁之義略同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

宣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 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檻軒闌板也隤下也擿投也 聲中嚴鼓之節 晉灼曰疾擊之鼓也 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笑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不和也 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 事見十六卷景帝前六年 是時太子長舅陽

平陵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蒲青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爲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太子兩王幼少（兩王山陽王康信都王興）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愼先帝又愛太子（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三年）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

子，母遂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爲嗣。丹，高之子也，爲人足智，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爲上所親信，言多見從。時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

夏，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曰：外祖，金敞也。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著大篆。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也。杜佑曰：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三八。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刌，音忖。幼眇，音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宏

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宣帝邛成王皇后也）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得權自此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五日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煢煢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基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路寢大寢也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

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大將軍鳳奏擢其軍中司馬涿郡王尊爲司隸校尉初尊爲益州
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
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
外蠻夷畏服遷爲東平王相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尊視事
奏璽書至廷中王緩於受詔尊即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
復謁見王太傅在前誦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擊之聲聞洛陽布鼓無聲者也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
私出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乃召廐長戒敕之令叩頭爭之
言相有教不得復然後尊朝王王延尊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
人皆弔尊也皆言王勇順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

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拔顧謂旁侍郎前引佩刀示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從之王太后奏尊為相倨慢不臣免為庶人以多其才故起家為司馬而奏用之為司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終